



# 碑傳集

第五十四冊  
孝友

卷二百四十二  
之二百四十三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二目錄

孝友上之上

三孝子傳 沈德潛

黃向堅 顧廷琦 劉龍光

又黃端木傳 王峻

又孝子黃端木小傳并贊 陸世廉

又跋顧孝子尋親記 費密

又劉先生墓表 韓炎

仁和陸孝子承祺傳 馮景

孝子揭暄傳 魏鶴 見經學附記

顏孝子發祥事略 汪琬

李孝子復新傳 劉青藜

費孝子大愛傳 潘耒

孝子周慶小傳 陳三鼎

唐孝子紹光傳 祝期

僮者張三愛傳 王鳴雷

孝子王德貞小傳 鄭敷教

徐孝子爾正傳 吳德旋

毛孝子周允小傳 毛際可

宋孝子重暉傳 王紫綬

啞孝子崔長生傳 王潔

孝友傳 劉青蓮

黃璽

王鴻業

冷昇

侯汾

侯涵

王士祿 互見文學

陳光章

華崐嶠

吳翁 名失

孝友傳 補劉青芝



雷振  
顧國縉  
何兢



何兢  
顧國縉  
雷振

孝友上之上

三孝子傳

沈德潛

黃向堅

顧廷琦

劉龍光

黃孔昭字舍美吳縣人中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之大姚鼎革後兵阻不得歸字向堅字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宗族鄰里皆阻之不顧既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路之遠山川之阻戈鋌之擾潛狙虓虎之虞與盜賊剽掠人獯人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蓋一笠披零丁帖走萬里外越關隘數百重將至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以刃時兵戈未靖疑為間諜也向堅告以實慟哭如嬰兒眾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而泣蠻獠咸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昇籃與怡然無辛苦色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傳其事同時孝子又得二人曰顧廷琦曰劉龍光顧廷琦字佩堅長洲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廷琦徒步入蜀鬻而赤蹠前後閱四寒暑始扶櫬歸中閬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高山嶮巖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廷琦之成都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廢蕪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遵義紀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殷繼周黃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之龍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亦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欲白矣詳載廷琦自撰入蜀記略中

劉龍光字蓼蕭亦長洲生父廷諤官益王長史

國初道梗不通龍光始以省試歸至是扶病往達建昌益府故人無在者禱於張台公之神夢中若告以石滌語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滌在閩粵交方今官道阻兵須開道可達龍光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萬仞蟻旋而下血漬雙足過山麓果遇母於石滌空邨中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父先一年死矣奉母扶櫬歸孝眷十餘年母沒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

沈子曰語云世亂識忠臣亦亂後知孝子也三孝子行吳人視為極難而孝子之心若孩提亦能之者吳江計孝廉東性不肯下人獨以師禮

事黃孝子嗚呼孝廉之學殖才華果出孝子下哉

又黃端木傳 王峻

黃向堅字端木先世自常熟遷吳父孔昭字合美崇禎癸酉舉人明末授雲南大姚知縣罷官後兵阻不得歸留寓自鹽井教授自給音尚隔絕向堅家居日夜涕泣目盡腫順治八年十二月拜祖墓別妻子誓不得父母不歸攜一囊一蓋獨行冰雪中涉溪踰嶺自武岡而西從間道出洪江關歷鎮遠平越至貴陽爲孫可望戍兵所執疑爲間諜將官程萬里者詢知其故歎曰孝子也給以令符乃得前其間縣崖絕壑豺虎蠻箐兵馬之虞無所不歷蘭足薰面幾死者數明年五月尋至白鹽井得見父母留五月奉二親歸明年六月始抵里門吳人以其事播之樂府世所傳萬里緣傳奇是也還家後孝養二十年而母沒孔昭優游林泉爲吳中耆舊年九十無疾而終向堅年六十五矣猶孺慕哀號尋以病卒乾隆四年巡撫許容題旌

又孝子黃端木小傳并贊 陸世廉

黃子端木名向堅居郡城西郊大姚令石衣先生令子也石衣以名孝廉飛鳧滇徽三年奏最以卓異徵有儀部之擢矣端木氏隨侍越傷經

碑傳一百四十二

塗萬里服勤已不遺餘力比歸而禍亂荐臻遂至改邑滇雲何處無淚可揮蓋時時繼以血也君晨昏戀切謀往迎之因捐妻子躡芒屨於辛卯臘月之朔徒步出楓江襍被一肩孤踪無侶饑寒困頓與風雨疲勞皆不遑恤也自浙而江而楚有舟可達君皆舍之而步持一筓以支如牧羊公之秉漢節曾不少置呼天號泣悲感路人四閱月而抵黔中至此則疆域分關法重所在搜捕方苦無途可越適幸有導之以見當事者頗哀其志給與路繻因復進君日行於金戈鐵馬瘴煙毒雨層崖絕壑中與蛇虺爲鄰覺身非己有矣然畢竟人心中各有父子二字君克以至誠感動迄無阻闕更歷數旬旬旬得至治所石衣時已謝事竄山野治數畝自給君突至前面目薰垢體中無完衣家人亦不識也聞聲乃識之抱持痛哭若在夢中亦殊出非望矣急圖歸計苦乏資斧君復出經營幸甘棠在彼士民有樂爲之助者而石衣所舉門下士尤爲效力爰卜良日假裝就道借籃輿以荷尊人君仍步從維持險難崎嶇且復萬里三閱寒暑得返吳閭布帆無恙鬼神亦相之矣子迹其事而竊歎石衣先生有子足以報我貞臣且覺古之言孝者未有若端木氏之至難至苦至危至險而卒以保護其親得歸定省者也君不出而圖君

儻出而圖君而舒忱吐赤凡所以持危而定傾者其建立又何如哉江夏無雙於端木君再見之矣子故不揆蕪陋亟頌述之以規天下之爲人子兼爲人臣者

贊曰式國先家求忠必孝植紀維綱星輝日耀屬當橫流途危臂掉噲非人子軌繩莫蹈惟君天挺詩書究宣違親萬里若在膝前心旌搖搖雙淚湧泉不辭重爾越險逾顛陟入采陌亦身徒步關法森嚴冒行不顧自吳徂滇情深吧帖念切瞻依寒飢罔措粵在辛卯爰啟其行星霜更歷道阻且長天作之合遠得扶將相看一笑忽又雷震我馬瘡矣敢復自愛故山迢遞驅車東邁奔走後先兵戈屢戒脫險就夷眷言增增令得來旋松菊依然綵斑娛老屢舞仙仙秉彝同好誰實能肩以敦薄俗視此墓編

又跋顧孝子尋親記費密  
長洲諸生顧廷琦之萬里扶柩也何其難哉廷琦先公諱繩詒字敬承舉明崇禎三年鄉試後十二載除吾蜀仁壽令四載而逆賊張獻忠陷成都坑屠殆盡

大清旣誅獻賊繼以凶荒西南道絕音問久斷廷琦入蜀數矣皆不能

往又十五載而後蜀道通自吳上楚由襄漢抵南鄭然後達閬中而至成都仁壽去成都二百餘里廷琦至則四望蕭然一二殘民無復有知者久之并研諸生周繼殷黃珪乃爲廷琦言令君當獻賊亂時自經於學宮而瘞處則亦不知稱有知者又云會葬時記其邨巷橋梁今皆蕩爲荆榛不能復識有會夫禮者居此或猶可辨然後大禮與廷琦出東郭越溪度巖宿莽中彷彿土龕三碑視之則令君葬所也於是廷琦袒跣擗踊乃得成奔喪之禮草土墓側者累日母與諸弟皆不知所終盤旋蜀中三載始得資用扶柩復自漢中舟行至吳以卜葬焉世皆稱黃孝子尋親而未知廷琦之爲孝子也密乃取其書稍爲刪定錄一通以寄吾蜀之文章君子備郡邑一故事

又劉先生墓表解溪  
始余讀柳先生襄陽丞趙君墓誌欲派來章求其親之喪柳州日哭于野兆于卜筮果得老叟告以所嘗竊處能完其喪以歸後見錢受之所記丁高士鶴年明初兵亂生母馮阻絕武昌病死廢廢宅中鶴年痛哭行求夢其母以告嚙血沁骨返葬於時烏斯道作丁孝子傳而我吳明季時亦有黃孝子向堅者萬里勞苦迎其親雲南尚無恙里人艷稱之

演爲傳奇每廣場奏曲兒童婦女皆出涕也嗚呼維我亡友蓼蕭劉先  
生之孝行實與三君子者相類顧事不大顯則以先生自謂人子之不  
幸雅不欲自暴則其情尤可痛也於其歿也不可以以不書先生父無懷  
公丞宜黃後爲益王長史先生皆從以就試歸會順治乙酉亂作道梗  
塞不得兩大入問則日夜泣既疾甚而中弟又歿家故貧經紀其喪畢  
益自號曰吾魂魄當依吾二人也戊子病少間即徒行至吁江故益  
王分封處時被兵燹故人無在者禱於神張令公祠宿廡下夢中聞神  
有寄居石澌之語驚而寤不知石澌何所也問其土人亦無知者旁皇  
路隅忽遇一尼謂曰石澌在閩廣之交今方阻兵由徑路往七日可達  
也亟如其言取間道凌絕險所過簾峽通仙一線天皆高山窮嶺斗絕下  
蔽翳鳥獸咆嗥少人行處所顛頓迷失萬狀最後至白石嶺嶺斗絕下  
臨溪萬仞壯夫股慄前卻獨奮不顧足踉蹌行踈血殷流卒捫其嶺  
而下果得母管夫人於其地名石澌之空村中母子相持大慟亟問父  
所在管恐驚兒也謾應之固問乃更悲咽言而父於去年丁亥八月中  
歿距汝令到將一年所矣則仆絕於地久乃甦先是無懷公避亂倉卒  
僅藏其先世系圖篋中自隨先生將到篋風風有聲啟視無有閉則復

碑傳一百四十二

然一日其母夫人見緋衣神一一從篋中出而先生至矣鬼神之事非  
余所能知然以祖考一氣之理推之當信其村又一各見娘堡嗚呼豈  
偶然哉無懷公旣歸葬管夫人每爲人言吾兒往來道里險惡扶持辛  
苦淚汎瀾不止又十年而管卒先生益自瘠已矣無可以逮吾二人者  
自是益泊然無意於人世矣先生之歸也有爲石澌瞻雲圖歌者和者  
頗眾而李御史森先按吳欲以其事聞於朝先生謝曰此恆事耳何足  
言御史以此益多之先生自少攻舉子業受知太守史公時吳祭酒梅  
村亦史所拔士史嘗語人劉子之才當大於吳而先生顧不肯俛仰隨  
時俗進取自屏爲古學尤精於爾雅蟲魚之義音切箋釋皆極其旨然  
亦不以自名閒以其意學醫又不拘故方揣色審意輒中以此少能具  
伏臘資諸公貴人邀請多弗往於窮交輒樂爲之盡性寡諧不爲翕翕  
熱遇有不可必達其意然坦中無他腸入咸安而親之以爲長者也先  
生諱龍光蓼蕭其字先世故河南人自黃州統領公諱德基扈從南渡  
居江甯再傳而遷長洲者爲平江路樵茶提舉諱順之提舉三傳而生  
靖節先生諱政靖節無子嗣子爲少詹事諱文恭諱鉉文恭生副使諱  
瀚副使生承德郎諱霖承德生文學諱兼先生之高祖也諱璣曾祖也

自曾祖以上至統領公皆有像所謂世系圖者也祖諱衛無懷公諱廷  
諤皆有名諸生閒無懷佐藩朝未竟其用至先生益載其德隱而弗耀  
人咸謂劉氏能業其家云壬子春先生自筮得大過之上六歎曰過涉  
滅頂吾其殆矣果以其年十一月卒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吳氏皆名  
族有婦德子二長椿齡慧而夭次石齡女一適俞同珩皆吳出石齡好  
學能文持身有法度以庚申十一月葬先生祖塋之次而來乞余墓上  
之辭初先生所與最故者爲余外舅西淵李先生與金子穀似卽塔石  
齡者也最後乃忘年于余三人者時過從先生談說義理以學問行誼  
相規切同急難共有無有古良友之風義先生年六十餘外舅爲文以  
壽欵致委曲而其歿也穀似爲詩哭之過時而悲余旣弗及臨先生之  
喪以爲大感敢以不文違厥子請因舉先生立身之大節足風世之爲  
人子者而略及其餘以識其梗槩俾書之石永有視於後人

仁和陸孝子承祺傳

馮景

子嘗觀吳門黃孝子端木萬里紀程一編輒心悲之旣又爲之喜蓋孝  
子父含美宦滇兵阻孝子徒步走萬里間關辛苦卒尋父還里門何其  
幸也悲莫悲於仁和陸孝子孝子名承祺字又社父夢蘭客死粵西鬱

碑傳一百四十二

五

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尙弱號勵拜辭其母王  
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熒熒走萬里道乞食其閒疾  
風盲雨之所飄搖懸崖絕壑深溪仄行之所危恐山妖水蜮猩鼯豺虎  
睚眦而上下而又有烽煙戎馬關壘譙呵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  
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踞問父置所在老嫗指叢箐中云彼  
纍纍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邪非二子乃詣前刺  
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  
故人道棺在蕭寺二子隨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覩觀者見二子死  
大呼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甦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  
矣承祚子然匱兩骸左擔以出蠻煙瘴雨之鄉滿足齰面還家報母母  
已蓋棺數日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母慟血曰不意吾兒先我  
見夫子於地下也旣卒哭歎曰丈匱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沒蓋景  
得交又社季弟承烈故聞之詳其宗老冰脩常爲景言睫必溼嗚呼誰  
之不死而節孝萃一門姓名光千古景始而悲甚旣又未嘗不大喜也  
承烈年十四哭諸有司之庭請祀承祺學宮而載節婦孝子於郡縣志  
如其請嗚呼承烈亦孝矣哉

孝子揭暄傳

魏禮

互見經學附記

揭衷熙字靜叔廣昌人以博學著作爲當時鉅公所稱有天書兵書性  
書藏于家丙戌版授推官同友人護餉道經白水鎮遇寇掠其貲裝中  
有識衷熙者縱之去獨執其友衷熙旣行里許復還憤然謂賊曰與吾  
友同辦國事吾義不獨生若釋吾友固書不爾甯殺我賊怒起殺友衷  
熙大呼以身扞之遂并殺衷熙妻萬知書有知略聞賊質衷熙骸將要  
盟其子因親率壯丁數十人持刀禦火器昇竹筏夜抵賊所掘骸順流  
疾歸賊聞追不及遂奪氣其子暄時奉檄督兵瑞金未與其難衷熙旣  
遇害暄枕戈泣血日夜圖所以報讐計百出賊急走險暄用謀者聞之  
賊疑不自安暄日用金錢無筭于是賊左右反有爲暄用者凡所向必  
告一賊逸出爲所獲懸父像磔而生祭之已而獲賊首之父與之誓曰  
若能致汝子吾活汝遂禽賊首聚親族故舊哭拜于墓曰暄不孝使父  
銜冤地下今讐在斯誓在斯敢以享父之靈起手戮之啖其肉遂釋其  
父是日也衷熙適大祥

論曰衷熙非久要友徒以同國事不肯獨生焉暄旣獲讐人父不能隱  
忍必速殺之自快則其讐必不可得夫讐吾讐也父則亦人父吾不忍

吾父而忍人之父乎孝子之心不當如是耶予于友人處見衷熙暄  
事因錄而論之暄嘗過甯都爲子言客兵數駐里欲爲報暄懼他及甯

遲入手縛致賊云

顏孝子發祥事略

注疏

子旣叙黃孝子事宗人昭茲因從容言顏生中和嘗復父讐其始末甚  
具子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便無聞焉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  
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  
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  
色殺者主名知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  
則中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東臺草如  
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爲此  
禪子戲耳卽昌聞之願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  
母曰兒將往復父讐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女弱小何能  
爲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  
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  
而會其母趣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牽號於眾曰盍

借我詣官首舉乎眾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眾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詎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邪中和怡然曰父讐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啟中與眾共誅周忠介公冤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大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銳於爲父瀕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李孝子復新傳 劉青藜

孝子李復新者襄人也世居城之東村崇禎十四年歲饑復新出糶於鄆土寇賈成倫劫其家執其父際春殺之復新歸痛哭絕而復甦裏刀衣縫中日夜謀所以報父讐者是時天下大亂法令不行控告無所而

碑傳一百四十二

七

成倫強悍所自防衛甚備復新伺其隙不得且恐其他奔卽又謬爲懦弱狀揚言於眾以示無復讐意成倫聞之信以爲然卒安居如故國朝定鼎復新潛之會城譁於太守逮問具服繫成倫于獄會大赦滅爲徒還襄起解復新先伏道傍俟其過舉大石擊之中其腦已死復連擊之解者欲羣執之復新曰吾報父讐耳豈畏死者乃自詣縣願就死令憐其孝不忍真刑乃手自爲狀以具白所以且曰如復新者宜表其閭以彰其孝到府太守難之駁其議曰賈成倫事在赦前業已降罪爲徒而李復新斃之宜如殺人之律事下令不能對縣有掾老不親事素巧詳文案牘一出其手無能易者令強起之乃復議曰蓋聞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古云殺人者死未聞報讐者死也又云凡報讐者書於土殺之無罪復新固已屢諫矣且赦罪者一時之仁復讐者千古之義成倫之罪可赦於朝廷復新之讐難寬於人子成倫且欲原赦復新不免極刑平允之論似不如是父子何辜並遭大戮凡有人心誰不其憐伏願賈以無罪且旌其孝太守不能難卒如其議表其閭曰孝烈里人至今稱爲李孝子云

劉青藜曰余聞之先達劉珽曰復新之訟其父冤也時

國初離亂甫定所在城郭村墟人烟絕少復新隻身具糗糧以行夜露宿恐爲虎狼所厄每棲樹上艱難困厄卒能報其警嗚呼可不謂孝哉復新今尙在余嘗一見之時方充里役將爲言於令復新流涕曰遭家不幸不能免父於難其敢因之以爲名且里役分也義無所辭余甚善其言然卒爲請於令復其身云

費孝子大受傳

潘耒

子之致孝于親自盡其職而已初非欲有聞于人也自世有察舉孝廉之典旌表門閭之制而名利之塗啟於是有節情矯行以干譽者然剖股廬墓諸事庸可勉強而爲若夫夔起倉皇死生分于俄頃而能奮身扞父蹈白刃而不辭則非至性天植莫克爲之矣若吾邑費孝子之事可紀焉孝子名大受字任萬世居西操里父九湖母陳氏少有至性長而孺子之慕不衰孝事二親起居膳羞之節扶持抑搔之宜未嘗倣古禮爲之而事事合禮先意承志可以博親之歡者無不爲也甲申乙酉間盜寇蜂起盜入人家輒執其主加楚毒焉以求資或縛去施酷刑要重賂乃免賊至西操孝子扶其父母以避而父老憊爲賊所得孝子匿其母而奮身詣賊曰此吾父也老不任事請釋之而以我代賊不聽劫

碑傳一百四十二

八

其父求藏金父無以應將兵之孝子以身蔽父賊怒將刃孝子孝子延頸受刃賊脅之數四終不舍父賊亦感動曰真孝子也難得難得併其父免之聞其事者莫不嘉歎後十餘年邑令霍勳以綽楔旌其門將白之上官聞于朝孝子堅讓乃已孝子竟老田里以壽終有子文衡亦善士篤于行誼能世其家

贊曰吾宗吳興潘氏自司空季馴公貴顯其族今大盛所居曰全孝里全孝者謂遠祖綜也綜在劉宋時與父驃避孫恩之難父被賊斫綜抱父置腹下頭面被四創有一賊語眾曰殺孝子不祥乃舍去父子俱免今觀費孝子頗相類夫盜賊至暴悍也猶可以誠感則知至信格豚魚至孝通神明有必然者宜天之降祥常在其家也歷考前史若此者漢有劉平晉有司馬芝宋有東崇芳嚴寬元有樊淵賴祿孫等數人而唐則絕無豈果無其人與殆記載者之闕漏也故旣爲費氏表其墓而復著此傳以備志乘之采擇焉

孝子周廖小傳

陳三島

此山道人者吾吳之周孝子廖所稱澹城先生者是也少孤家貧力學以儒者自任事其祖母王氏母陸氏以孝聞而兩母特著奇節

朝廷旌之其事已詳於友人金俊明傳中余不盡述迨其孝年未二十以養母故見世之娶妻者多不孝遂不娶人爭稱孝子云久之王母卒未幾當烈皇帝之變孝子以養志不辱身自命是時學者尊爲澹城先生先生草衣蔬飯奉母於南城之野菴又久之母卒先生毀形骨立哭盡哀會世變遂棄其所居歸於佛以終身古之孝者莫大乎以道事其親是故老萊樂羊子之徒生未必有甘毳膳脚醜醜羞糗爲之養沒亦無塗車芻靈置髮設旒爲之葬徒以身守道傳其身於萬世卽傳其親於萬世矣孝子雖無身後之祭享子孫之哭泣何害孝子少誦法儒者禮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耶曼氏之母然後得合葬人子不幸遭此其爲悲痛曷可勝道今孝子得識先人之墓而合葬焉堂坊馬鬣既封松楸梧檟亦旣植矣結跣跌坐執塵丈室思母氏之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其於世之娶妻續祀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祭不能誠失身辱親者爲何如也

唐孝子紹光傳

祝期

唐孝子者諱紹光字伯奮固始人明鳳翔郡守時明子也少具至性及長常隨父任崇禎辛巳唐公自南民部出守鳳翔留孝子自下肄業孝

碑傳一百四十二

九

子號泣請從唐公正色義斷之孝子不敢違然心疑焉嗚夫孰知公之計國步方艱分殉封疆以江左爲遺種處也旣而李賊陷長安全陝瓦解唐公抗節死事越數月訃音始達孝子一痛僵仆及甦淚盡繼血骨立杖不能起有以父櫬未歸母弟流離相責者孝子始瞿然爲一啜粥方是時乾坤板蕩南北阻塞孝子奮袂與家人決曰濟則生還不濟則以死繼之矣於是提襆徒走竄伏於青燐白骨間親枯毀踵流血久乃抵秦隴求得父櫬及母弟焉幸王師已定關中因泣詣軍門謁閫帥乞路引扶櫬聞帥嘉其純孝欲留委任力辭以歸葬終制帥愈禮愛之迨抵里營葬畢卽廬墓養母三載人未有見其舒容茹葷者於是邑令廉核上其事各憲獎異以爲忠臣孝子出於一門將從優議敘孝子復力辭所親或勸之孝子曰夫隱鱗藏羽網羅莫加矧余菲薄敢因父死以自利乎卒不應其後子允安以武閣傳孝子優游里社享中壽而卒鄉黨高之

僮者張三愛傳

王鳴雷

張三愛歛人也年四十不妻受役于其主主貧或告曰妻之可乎張曰否愛主在不竝受他人恩也主固老縣令逋租令索租急當與杖愛屢

代主受笞至百數不少懟愛爲人修長且健筋力多種疏售悉以其貲歸輒充衣肉于主且曰主老不忍一日衣肉缺也獨着母所充衣肉與主同一日母病且篤愛家貧自度力難置藥迺乞牛糞于道路路人曰若愈母便可以肝愈之愛聞而銜之母曰女母病而子貧母以母慮遺有餌費留以其母身後貲愛涕泣不止銜涕趨而禱諸神曰母病人告我以肝愈我且以肝愈母乃出短匕自劃其脇內五臟皆見不見肝復默禱諸神曰久矣哉愛之不誠也須臾肝墮出愛急伸右手以匕劃肝如指許徐以左手緩緩還其破肝納于腹束以白麻愛以肝歸和羹奉母母一飲而輒愈先是愛恐自昏憤且默祝有神至是不大痛若愛之誠有感于神如是也明日其兄問之醫醫七日而創亦愈愛主老未受肩以弟之子爲嗣嗣爲人性黠驚數悲愛主受笞時曰若事我且逝今我將不爲女去而青也女可便逃去愛弗聽事兩嗣如事主且曰不敢受主遺墨輒遽齒平人自大也唯不逸其力以種蔬植售又悉給兒嫂愛嘗與其里人修荒墓之約凡里中貧乏不能以掩骼者更無主暴露者愛自度貧無力悉相率其鄰近荷鉏載畚以封築完固之勿令隕敗

輿神傳一百四十二

王子曰張三愛其王褒之僮乎何天性篤樸一至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不然公卿大夫士人白首闕然不能盡者一賤恥盡之又怪當時公卿大夫無有表而出者幾于湮歿無傳聞焉或曰刲股刲肝非孝也吾第論天下後世人偷得天性之上貴爲王侯賤爲人役咸可以範圍持正合于聖人之徒者而止嗚呼獨奈何汎汎焉慟江河之無本也夫孝子王德貞小傳鄭敷敘

吳之異人曰王五癡西室山人之後也少壯嘗從事四方久客燕邸冠珮之士罔不延頸願交稍蓄彝鼎圖書以自怡悅旣而母病醫禱弗治顛天刲股療之聞者咸賦詩詠其事歌小宛之章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稱爲王孝子云高人張蟾繪同時孝子黃向堅周慶等數人爲圖以公爲冠又別有所矜式焉蓋孝子喜積青銅錢漸盈一屋會遭國變廢制錢將化蝴蝶飛去孝子傷之家設鑪冶徵名匠製佛五軀安供虎邱之禪堂執香而送者千餘人聞風遙集者自半塘至生公石擠擁不得行海內名公卿則又賦詩詠其事歌匪風之章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或歌板之四章曰老夫灌灌小子躋躋蓋感老成人之用心不僅存乎錫類矣孝子名德貞初號五芝亂離以來時叉手仰天時跌坐無語

人鮮測所以曰五芝殆癡騃已乎五癡聞之曰吾而不癡誰當癡者遂以五癡自命云年垂六十無子自聚錢爲佛乃連舉二雄人以爲天賜石麟也又以發願修建虎邱藏經閣時細暫停而矢志不衰蓋其孝思所積也生平負忠孝之姿依西竺古先生之教總儒墨雜方技時託遊俠貨殖以見志客至輒供具酒酣起舞好彈韓湘子版調辭曲聞者慨慷淒其咸起塵外之思尤樂與賢者交歲辛丑爲孝子杖國之年其友某某相與敘次大略以當大斗之酌樂而歌之歌曰問壽兮無量湖君親兮飒其香燕翼兮受天慶樂朋友兮日月長

徐孝子爾正傳

吳德旋

徐孝子爾正者江陰縣人也其伯兄爾大當明季殉國難有弟曰玉方幼爲人所略賣其母痛幼子之亡也日夜泣喪其明爾正則請於母曰大人幸少安兒必得弟以報母母許焉遂行徧求之至金陵直其弟刈薪樵城下弟望見爾正號曰若非吾仲兄耶爾正聞之曰玉之聲也察之果是因持之泣趣告所主而以金贖之歸其母因之目復明也

吳德旋曰子聞爾正家貧賃傭賃以養母然好讀書晝作苦夜夜誦經史不少休後遂補學官弟子蓋其行事皆人之所難能者

毛孝子周允小傳

毛際可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一

孝子名周允字藩侯子季父諱之恆長子也少予二歲性醇謹不甚以能文顯弱齡季父遘疾危甚孝子輟學歸服勤罔倦子晨起問疾過之見孝子方拾束薪以裁書刀剪削令長寸許供糜粥爨子心異之母余孺人卒孝子哀毀骨立歲乙未山寇掠里中季父被縛以去同難幾百人慘戮過半其生存者皆索重賞取贖孝子號泣鬻園產赴寇營納賂不得請復還寇已移營百餘里孝子百計稱貨晝夜倍道追及之寇欲猶未屢復移營復措金追及之如是者數四孝子力竭乃號泣請以身質而季父得歸季父歸數日復往贖則寇已鳥獸散不可復踪跡或曰孝子流離兵革間萬一不死未可知也嗟乎孝子代父時子僅歲餘今且二十年矣況孝子戀其親尤倍恆入使果在甯有不歸者耶予比年宦遊足跡幾遍天下每至通都大邑及絕境窮荒期一遇之終不可得孝子其真死矣方乙未之變吾里中子弟同時往贖者或未至寇營輒返或僅能一再至惟孝子以孱弱書生旬日內五至寇營往返千餘里足力不倦若有神相之者孝子子超倫九歲即能屬文人以爲至孝之報云

朱孝子重暉傳 王紫綬

宋重暉廣西陽朔人生六歲父紘以崇禎己卯貢謁選如京師明年庚辰歲大凶盜賊蠶起秦蜀楚豫醜然成割據粵西自是阻聲教矣甲申闖寇陷京師明遂亡

大清定鼎又十年而粵西旋平旋跳猪獠伺黔楚以為動止卒難傳檄重暉十餘歲與母言輒流涕不食此後無日不以殉父為志丙申百越稍稍通文告然率蛇行踰伏膜糧胥衣而後達重暉乃毅然揭跣請行

春初與母別首楚尾吳斗析江右浮洞庭涉黃河既冬抵大行與父遇遂將以歸蓋紘以明末判深州再遷雞澤令改革卽掛冠去隱於豫州之蘇門山是山也晉宋以來多隱者時容城孫鍾元虞山許某滄洲李

某大梁王某陽夏高某白下朱某新安張某燕京李某父子皆避地此中號為社諸子曰與紘為詩酒交當重暉之來也戚親見之面驚手足

皴滿雙目瞳瞳然僉曰孝子也屬王某舊為史官遂為之傳

啞孝子崔長生傳 王紫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為啞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攣備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已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子

以糶糠糝糲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樹皮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於茅簷傾簞中物懼然進簞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居恆途見字蹟

必拾朔望拜殿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斂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市月乃易母篋餉之茁壯蕃息遂為父母治衣棺

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輒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洎盤外史曰子聞諸幔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與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瘡復孿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世士

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孝友傳 劉青蓮  
黃璽字廷璽鄞人兄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乃躡屣往尋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形貌所過輒榜之宮觀街市閒經行萬里卒無所遇

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句也春陵今道州吾其往焉既至徬徨無覓處一日奏廁置傘路旁

伯震見之心動曰此吾鄉傘循視其柄有文曰姚江黃廷璽記方驚駭  
璽出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多泣下時伯震亦有田園妻子  
璽卒挽之而歸

### 王鴻業

王鴻業字君調鄞人五歲而孤父樞在堂久未葬鄰火將及鴻業從烈  
焰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須臾風反火熄及母喪鴻業年已五十矣哭  
泣之哀猶孺子初與三兄割產遜其饒而自予以瘠田盜誣其從兄鼎  
革危疑之際不可向邇鴻業觸網訟冤卒爲解之

### 冷昇

冷昇益都人父植元崇禎閒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者三十年昇發  
憤尋親依肇慶道趙韞退之端州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昇遂辭去  
湖泮柯而上厯三百七十餘灘行五千里蔡鄭二叟者其父友也昇行  
遇之遂與偕往又得故葬師乃獲父櫬於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  
歸

### 侯訪

侯訪字記原涵同母兄也世父峒官左通政明亡城陷不屈死二子漢

應傳一百四十二

三

潔皆從死獨幼子澗不及禍已而捕澗之令下訪攜澗以逃詭言追者  
將至澗懼欲歸就死訪曰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乃  
大書澗姓名於衣襟躍入水會有泗而拯之良久始甦髮爲僧以匿  
後聞澗死痛哭拊背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願  
至此極乎趣歸以子乘嗣從弟演乘死又以子來宜繼之於是遂無後  
瀕歿其弟涵以子萊後訪

### 侯涵

侯涵字掌亭嘉定人性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  
較也字仲兄遺履子恩勝己出

### 王士祿

五見文學

王士祿字子底新城人官吏部員外在京師聞母訃設位於堂晝夜擗  
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旣奔喪歸申夜哀號家人  
不忍聞枕席皆辨辨血漬也病遂革醫或謂心血盡耗矣惟豬肝可以  
補心士祿泣拒曰吾甯守禮以斃不敢越禮以生也未及小祥而歿遺  
命朝夕奠惟設白粥清水鄉人哀其以孝死私諡節孝先生

### 陳光章

陳光章字仲文上虞人有孝性父母逾八十左右就養六十年如一日諸子求代匕箸光章曰父母生我身忍自逸令汝輩代乎父母歿將發引舊俗凡喪出郭門門卒恣意留難必贖其欲乃止光章老矣鬚髮盡白扶柩號哭匍匐道路中門卒哀動呼爲老孝子不索一錢且爲之執紼而出

華崐嶠

華崐嶠無錫人其父客臺灣久不歸崐嶠忽夢父疾且不起寤流涕告其母踰嶺涉海尋之至則父方寢疾三日竟不起人皆勸火其幣崐嶠仰天嘆曰嗟乎是使我不立天地爲人含斂如禮扶其柩以歸

吳翁

吳翁徽州人其父明末服賈數年無音問翁與其弟寄養姊夫家晝夜涕泣欲尋親時翁方十四歲姊夫力止之不聽置酒長跪拜姊夫曰吾決志尋親親在奉以歸死則歸其骨皆不得吾亦不返以弱弟爲託矣去凡四五年竟得其父遺骸歸以葬

孝友傳補

雷振

劉青芝

碑傳一百四十二

雷振華陰人父年八十有五遭棄疾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振到臂肉大如錢者三烹藥而進之其父飲藥頓呼家人曰我思食粥噉粥盡二盃明日病良已踰年乃卒振廬於墓側老屋三間上漏下穿天寒月黑悲風蕭颯振拊膺夜哭與嗥狐啼猿相應和也

顧國縉

顧國縉上海縣舉人母劉守貞以歿國縉伏闕上疏曰臣不天少遭閔凶行年六歲臣父見背母劉上奉尊孀下撫孺子殘鏡敗帷與鬼并日家貧親老甌盞無少儲米薪鹽醯悉出手指臣少就鄉學一孤童走二里外歸稍暮劉指林木而泣噫歎之聲與悲風遠近宿火夜織呼臣讀書其旁忍寒作苦手足皸痲泣涕零亂機杼沾漬臣大父母相繼歿典衣庖喪捧土就墳獨力經營備極荼苦臣海上孤生服母教訓得與上計者借一觀

天子闕廷而劉歿已十又八年矣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鄉里婦孺片善寸節皆得表著而劉茹苦重泉身死名沫臣若微倖進取俟河之清不及今扶服陳情倘一旦卒填溝壑魂魄私恨何有窮已伏觀甲令旌表之條近稽子孫陳乞之例俛懷烏烏

銜結之情招膺腐皆叫號旻天伏乞

勅下禮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直隸御史按驗不妄准格旌表臣雖一物深荷

聖慈隕首毀形未能報答臣昧死上請疏出字內傳誦之皆為流涕

何兢

何兢蕭山人父贍官御史為人所搆論成御史鄒魯者與贍有隙道謫令蕭山遣戍日謀殺之於途兢自是夜不成寢欲甘心於魯會魯遷山西僉事遂潛部勒親黨數十輩邀於路矐其目折其四支自鳴於官陳父冤狀願就死當事憐之擬徒某所

案贍何氏譜作善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目錄

孝友上之下

孝逸先生黃朝美傳 杜嵩

汪孝子龍傳 馬榮祖

葉恩宜傳 曾釗

處士華君瓏墓誌銘 魏禧

黃孝子洪元事略 汪琬

詹孝子夢符傳 毛際可

姚氏兩孝子守經堂記 戚親王

姚舜情 開芳

王孝子廣文傳 洪若良

朱孝子壽命傳 邵長蘅

孝子趙清傳 李登中

謝氏兩孝子傳 盛大謨

謝德健 身耘

朱奉傳 盧錫晉

李孝子應麟傳 趙元祚

汪氏四孝友傳 趙士麟

汪灝 晨 昂 昇

劉孝子宏甲傳 盧錫晉

先兄王處士潔行略 王源

任先生大任墓誌銘 沈德潛

顧孝子棟生傳 顧棟高

卯觀成傳 孫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朱孝子履正傳 跋 字仲中長

程慕蓼死孝傳 後序

陳孝子昇傳 陳儀

李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目錄

孝友上之下

孝友上之下

孝友上之下

孝友上之下

孝友上之下

孝友上之下

孝逸先生姓黃氏名朝美字蓋臣歙人也派出楚之江夏漢太尉瓊之後子孫有宦於歙者遂家焉世有隱德至蓋臣之父尤姤修積學時稱長者蓋臣生而質實厚重不好嬉戲異乎常兒然內實英敏性至孝幼齡受書上口即知大義其父深器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藝大吾門乃一旦蓋臣長跽白父曰兒讀書至事父母能竭其力嘗反覆三歎以爲此千古子職之明訓也今兒朝夕咕嗶坐守一卷之書視吾父母攻苦倉淡無能竭絲髮之力是正與書意相反讀書何謂耶非子情之所安也今兒請從事於治生用遂孝養之願而百指之累槩不以貽父母憂不識可許乎父笑而許之蓋信其誠且知其材也蓋臣於是變儒服而游于賈躬親其事朝夕匪懈買選平恕厥咸趨之不數葺而高堂之養可以列鼎每遇歲時伏臘必治具置酒召親戚故人以次爲父母壽至于霑醉極歡然後罷遭際不一向時同事多媼媿徒業蓋臣獨奮曰

碑傳一百四十三

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况吾以爲吾親其容已乎子是規撫漢大修管劉之業而以道義行之故自江淮以達湘漢譽日隆隆起而孝子不置家道亦成矣父病且革執蓋臣之手曰吾兒良苦然求仁得仁真可謂吾必謂之學者也父歿執喪哀禮兼盡雜斯徒跪不離苦肉者三年母壽最高卒年九十六其時蓋臣年亦六十四猶舉身擲地作孺子泣執喪不少懈人以爲純孝有子五人皆材或以文著或以武奮孝子有子賈其然乎蓋臣至是始慨然歎曰夫吾之所以拮据一生不遺餘力者凡以爲父母也今父母棄養吾賴先人之緒以有田廬有子幸克負荷吾年已逾六可以息肩矣吾素好有韻之言祇以塵累物役凌雜牽挽不遑研弄自今以往當寄興於此以遺餘年耳於是詠懷紀遇吟咏不輟或與朋友唱和或命諸子繼作積之成一卷爲拳石齋詩嘗問序於余余視其詩老樸有真味與犬塗飾摭摭荷以欺人而按之索然者大相徑庭也嘗於雪中過天甯僧舍訪余言詩余謂詩有是非雅俗古今之別是矣而不雅雅矣而不古皆不足云詩至于古之精微與吾心之精微相遭相得不即不離之處則舉一世好名之士尋味不到雖有辯口亦不能言也蓋臣深以爲然又嘗好道家言以爲道出於易故曰生生

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通乎晝夜之道皆獨有所見不與俗同  
易簣之際頗有微驗君子存而不論其爲人容貌清古言語直截與人  
爭可否無所規避然不失和氣見義必爲遇事善斷一時軒蓋嘗卽而  
與之謀然不愛官爵以爲惟仁則榮耳其孜孜好善不可枚舉而余與  
交深惟撮其大節以爲蓋臣得年七十八論其六十以前可以謂之孝  
論其六十以後可以謂之逸故爲立孝逸先生傳亦略仿昔人貞曜之  
意云

論曰經生讀四子之書以爲此場屋題目耳求其讀而自考猛省內訟  
汲汲然躬行是務者千百人無一也若蓋臣黃子可謂善讀論語矣嘗  
怪宋趙普何人自謂佐太祖太宗各用半部論語無論文理悖謬一部  
論語從何處割裂分而爲兩而其背太祖之約成太宗之惡普已失心  
矣是論語之罪人也故吾謂事君能致其身趙普有玷子忠獻事父母  
能竭其力黃子無媿子孝逸也

汪孝子龍歛縣人

馬榮祖

祖客死蘇柩頓餽舍父之風漸往迎溺采石當是時  
龍六歲哀慟如成人母借祖母止一室龍日夕侍無違禮比稍長詳祖

傳一百四十三

二

柩頓寄狀大慟拜祖母與母立起如蘇會撫軍淹柩令無主者越焚  
之龍徧索柩無知者復大慟自分柩已焚矣歸邸面鏡坐偶緡卷帙行  
閒忽忽現徑寸二字曰以京以京者龍祖名也龍驚起諦視字輒隱已  
而忽忽復現悟曰神其以銘旌兆乎復往訪候週灌園叟前告曰是役  
吾所隸也略悉徙柩顛末龍借叟往諸頓柩縱橫錯置陰風颯射毛  
髮在晝猶昏秉燭下上不可得復而諸室柩左右前後視又側臥地仰  
視卒不可得最後一室鼓柩紛如抵距撐拄中拂塵睨視斜隱露漆字  
七幾漫滅矣再三諦審祖名良是撫柩痛絕而蘇當是時限鼓柩不  
可出議毀牆候雷雨大作牆外崩柩出見者以爲孝感也龍謝叟奉柩  
還色蒼祖母母終其身方龍之奉母以屺也一夕疽發於背委頓甚秘  
勿使母知入侍譚笑揚揚如平常漏再下告退出寢門輒仆地昇牀側  
臥始徐徐呻咼且醫至割腐肉以藥裏瘡口復徐步整冠入侍越數旬  
而始復母竟不知孝子時年六十三後五年卒康熙中有司上其事  
詔旌其門後以季子貴贈文林郎

葉恩宜傳

曾劍

葉恩宜鶴山人正月九日鄉中賽神張燈其夜恩宜空室往觀獨父從

心守賊匪某率其黨踰垣入從心覺而號則劫而束之實其日以絮攫財物去比家人歸則已氣絕矣當是時恩宜年十六日夜懷利刃伺於賊所出入處一夕大風雨寒甚賊負所竊物纍纍冒雨出遇恩宜縛以歸慷慨拔刀而前曰吾得手刃父仇願已畢乃割其首剖其心投沸湯熱之哭而奠諸父蓋距從心歿時僅十餘日耳賊母舅以誣殺首官恩宜困于囹圄數年不得直某臬司履任閱其牘曰孝子也其罪可原其志可嘉特予開釋恩宜在獄中每忌日輒痛哭其至性老而不衰乾隆元年以年八十

恩賜八品頂帶以終

處士華君瓏墓誌銘

魏肅

君諱瓏字龍叔性純孝天啟甲子母錢卒君時年十三勺水不入口者數日父振玉公手調食倉之乃倉衰毀逾禮服闋猶嗚咽不忍除事振玉公孝養無方家貧嘗歎曰啜菽飲水以爲孝此自其親言之耳于入子心豈安哉竭力謀甘旨甚備父讎客坐臨戶君數數起問得無風乎其叔父酒坐見之歸語子弟曰爲人子不當如是耶父卒哀甚曩時粥產以襄事不復爲飢寒計更念生不能盡養當求所以顯揚其親傳世

傳一百四十三

三

而行遠者莫如文章乃乞言于當世之名公鉅卿以文名海內者又念書法不工不足稱其文乃廣購歐陽率更書翦綴成篇一字一畫皆手自營緝歷寒暑窮晝夜之力而後成先是君續編家譜曰守固譜守固君所自號取固窮之義也自十六世以上誌傳具存獨闕六世祖樂靜公誌君多方求之不獲人或給以某處曾見之君冒風雨立往尋訪步走數十里不得亦不悔也既十餘年竟於族孫所得之遠祖栖碧公會建春草軒以奉節母元張潞公彞爲之記文待詔徵明作八分書勒石十九留隆亭已散失君懸重價購之不獲後俛得于荆溪澄江或出之槽牢或出之井窻間亦積十餘年始全華氏世家藏古名人墨蹟最多若鄭提舉元祐作孝子祠記黃文獻潛干尚書文傳危參知政事素貢尚書師泰曾進士堅所作貞節堂記序詩銘倪侍御敬作三省齋記盛邑令琦贈三省公詩而君祖父栖碧公書畫三省公春日寫意圖及八十不稱壽詩卷並有名賢詩詠題跋樂靜公京邸家書一冊諸世守外散佚他所者君悉典衣質錢購得之或故高其值以要君不吝也曰是豈有價乎特葺保墨閣敬藏之嘗言吾每一展視如見列祖之音容聞馨咳雖得火齊木難不如得先世一字也君子兄弟友愛居常討論

經史或展玩法書名畫竟日夜不倦其伯兄季弟死皆極哀勞營喪葬君姊妹三人伯姊適王氏貴顯仲適鄭盛年而寡季適亦鄭氏酷貧君歲時禮之如一于二鄭恩義有加焉叔姊疾病指少子鍾祿謂君曰以累弟君逡巡不敢承叔姊曰母惟弟不負我君許諾遂瞑時鍾祿方七歲君護視惟謹而以女字之曰使吾家人內外皆親是子也季姊貧日甚君割屋居之日用資焉伯兄子年相若以鴈行蓄之仲兄子幼孤尤加憐愛為舉婚喪事君嘗曰兄弟暨諸子皆吾祖父一體所分遺吾不敢忘祖父敢薄兄弟哉晚年自稱華坡居士名所坐室曰虛白集古人語為榜題曰與世淡無事此生閒有餘年六十二以病終時癸丑六月六日也男子六人章志已亥進士內閣中書舍人侯闕主事娶王氏繼室蔣氏次章善娶王氏繼室陳氏章斐娶葉氏永錫吳縣諸生娶顧氏章法娶黃氏竝王孺人出章平側室周出女四一適浦流聲一適諸生鄭鍾祿一適太學生吳泳竝王孺人出一幼周出孫男七人章志出者三克家亢宗並縣諸生亮辰太學生章善出者三章斐出者一俱幼孫女八人君行誼大者在孝其先祖手澤所遺終身求訪勞費不啻至老死而不懈君死之前日言不及他惟舉先世翰墨命章志曰此世澤也

神傳一百四十三

四

汝慎守之按華氏之初宋徽子十一傳至考父食采於華因以邑為氏晉義熙末孝子寶父歿于王事遂終身不冠婚南齊詔表門閭十八傳至都尉榮仕宋徙沐梁又三傳至承事原泉扈蹕南渡復居隆亭今無錫華氏始祖也七傳至都事鉉妻陳以節孝聞元至正開詔表其門遞傳至棕口公明初徵孝廉多著述鄉人私謚孝通先生自隆亭遷蕩口是為蕩口始遷之祖再傳至樂勤公與叔三省公宗康節齋公楷是生君高祖樂靜公慇曾祖仰靜公欽訓祖玉菴公元祥父振玉公自明振玉公配錢孺人生丈夫子四而君為叔君配王孺人先君卒葬有年矣庚申十一月日章志等將厥兆奉君柩合葬于大通橋之蓮葉禮適客無錫章志奉狀四頓首涕泣請銘君墓石禱違容吳門君與章志皆有交不獲辭君忠信廉于財而寬容愛人嘗困乏向里人葉君貸百金或尼之曰若貧甚好為之葉君笑字君曰守固豈負人錢者卒假之及期君具償子母葉君喜自負知人而君更與葉為婚姻葉歿君哭之慟曰君亦避盜他鄉轉徙皆囊金自隨歲餘卒歸之而姊婿太守君不知寄目疑有留金君聞之仰天自誓遂與太守絕太守卒君為翼其孤禦外

侮焉有族人以他事誣君入獄者君將訟之其人急請曰訟曲直無一定安有已時吾與君矢諸天彼此毋相害也君曰幸甚與設誓而罷其人死有修怨于其子者會章志舉鄉試乃要君其力擠之君曰罪人不孥況若固吾本支乎吾已久釋子懷矣卒爲營解家人弗知也君歿其子感泣嘗爲人道之章志旣成進士功令急賦稅君戶所輸悉完而縣符失登籍章志坐是註誤除名將訟之或言胥吏舞文者罪至死君謂章志曰汝莫重一官輕人性命也遂止君生平最好古人名蹟然遇其子孫雖甚愛必歸之曰吾以爲耳目玩耳豈若彼爲祖父遺澤哉君一軼事皆足爲鄉里法故竝誌于石銘曰

蓮蕖之墟藏君體蕸房根須皆君子

鄒幼圃曰予素交龍叔先生嘗歎孝子之後復有先生也篇中以純孝爲主末幅點綴軼事須眉如見而布法緊峭銘更古崛確然有聲

黃孝子洪元事略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黃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梟國相行賄

傳一百四十三

五

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會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誚國相合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掉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申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女父未葬我老矣踈我死則聽女孝子始受命兄弟其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婿女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婿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邪久之母死旣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述庠未得聞故事春社必盛陳饌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上坐觀優意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女死庠起笑曰孺子醉邪乃瞋目咎曰將醉女血援斧斫庠應手仆眾驚三子橫斧揮其眾大呼曰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竝出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扶斧緩步出翼日詣縣白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須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

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梟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甚奇子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子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爲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脚諸方以精進稱

詹孝子夢符傳

毛際可

詹篆文名夢符父曰景明公甲寅山寇之變吾族居焚燬幾遍而詹姓亦數罹殘掠景明公病足匿居旁草樓篆文已脫身林莽間見鄰村賊有舉火者篆文心動復還曰賊至此樓必爲灰燼盍亟去景明公曰若偕行則父子俱死無益汝慎爲宗祧計篆文號泣不忍捨竟負父以逸未里許爲賊所及篆文被數創死而景明公以老得免聞者皆爲泣下初篆文誕時景明公夢箕星入室欲名應箕以誌其瑞時貴池有吳應箕者亦感異夢而生負重名海內景明公不欲相襲遂改名夢符後吳應箕以諸生死國難而篆文卒冒白刃亦以身殉父豈忠孝之氣上爲列星先後固以類感耶悲夫

姚氏兩孝子守經堂記

成親王

姚舜情

開芳

碑傳一百四十二

六

夫儒者正德厚性奕世滋茂考信聖訓紹修人倫故處富盛弗爲益居阨困弗爲損然則天之所篤鄉黨稱之令聞令望不可忘也夫孝人之本也爲人子者莫不欲安利其親然而天或違之豈顧不然哉昔者夫子行在孝經告曾子曰孝者天地之經蓋言經者常也惟孝爲能與天地常也其爲道困而不窮危而不亡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是以事載於當時而風紀於百世秦和姚先生頤家世以孝傳祖諱舜情居於縣城之西龍洲逆藩之事山洞草寇黃緣掠閭里而曾祖諱天瓚獲於寇則獨求索至白羊坳號泣乞以身贖寇使白里中富者姓名當釋汝父縛曰我童子實不知寇以刃刺其股血淋漓終無言遂並釋之事平父病二年而卒母又病服侍湯藥盡劬瘁病稍開適歲大水夜半擢所居屋倉皇負母走水中攀大木而止及明而救者至母既卒則哭曰吾今爲無父無母之人矣合葬父塋日夜哭其側不休子弟爲築廬於場設苦塊居三年而四鄰之間哭聲者莫不皆流涕故皆稱爲廬哭子廬哭子日會飲不忘父母遇節日祭日趨墓哭如初喪云吾聞之事親者務盡其歡若以姚氏往昔之貧苦而又多難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欲盡其歡而固不可得也父諱開芳自龍洲遷家秀溪當廬哭子居墓側

泣曰吾欲隨父於野而母在家欲侍母於家而父在野往來饋食問視日夜必再四及盧哭子自廬出手足痿痺求醫治扶掖不頃刻離無何家益窘盧哭子以伯仲諸子多在蜀往就之從至成都值夏盛暑鄰舍火適外出聞火望之曰此吾父所臥樓處即急歸而火大熾及門則水絮衣蒙頭入竟負盧哭子出自蜀還抵清灘風薄其舟破且溺疾揭版抱廬哭子漂里許有援者以免行李盡竭自備以膳廬哭子而復於家母嘗病獨露禱北斗乞身代以是誦斗經迄於終而邑之人皆以姚孝子稱孝子之治喪葬盡哀慕率族姓拜祭遺像如平生焉吾又聞之事親者務愛其身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而二世以繼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務愛其身而固不可得也雖然道固有危困變極而不失其正者正故常常故無所損益歷稽前古徵述今茲章章明矣蓋未有若斯之難也廬哭子幼從師受孝經書百餘卷遺其親友且教孝子曰人生根本惟此書耳孝子將築室秀溪之居命之曰守經堂為無財用故不果而屬先生兄弟五人後有能者必集其事歲丁酉先生為余道之使記之余不敢辭而進言曰天之授民性猶君之畀臣職也臣能其職毋曠事焉則君慶賞之民能其性毋曠德焉則天福祿之此

碑傳一百四十三

七

其宜也若姚氏之孝可謂能其性矣然而寇盜之火之疾病之飢餓之俾其父母不能有其歡其子殆不得免其身非天意耶毋亦使世之子孫其有以知先人之行成之之甚難也夫知其難而後能重所守也苟自先生而後必則天地之經慎先人之守推雍雍之風履謨訓之實章志本教膺保令名以在此堂也其為福祿大矣豈有違哉用是記之

王孝子廣文傳

洪若皋

王孝子名廣文台之黃巖甯溪人農家子也年十七其父興就母夏氏生子三人孝子居長康熙乙卯秋大兵恢復黃巖其母并兩弟為援勦披甲所掠歸于杭州南新橋營中孝子赤貧乞食尋至省識其所在計所以贖母與弟者靡厥費乃用利錐穿其喉貫以鐵索而鎖之羸骸露胸沿街募化血淋淋滿頭項間見者酸心銷骨競為齷齪而解其鎖柰主者高其售三解而三穿之舊瘡再合而再創痛哭顛連至不能進飲食一日藩臬聞諸宰官羣過而遇于途廉其狀其相嗟歎須臾得六十金持至營缺兌者尚三金有七執不放孝子仰天長號一慟而絕營中有義兵者不知姓名自解腰中囊如數給之孝子乃得有其母與弟而偕歸噫嘻世固有家庭骨肉團聚如叢花一旦壺漿其帚德色諱言往

往毛裏秦越手足參商經小利害則閉戶鄉鄰喪心天屬棄之不啻涕唾然厥有稱至孝者剖肝剖股從容里閭之閒孺慕床第之側亦旌獎讚歎之不遑孰有如孝子羽毛軀命曠視貔貅排山崩海揮日凝霜奮蟲臂之力爭虎頰之餘割肉洒血出萬死一生俾母子兄弟離而復合散而再聚者夫孝子僅農家者流目不識詩書為何物彼所稱頌法先王講六行三物之略者亦可以返然而知悟矣至若捐金解鎖停車問難好義者何所不為願英獎絳灌未聞煦煦市德乃戴兜鍪穿黃皮袴躍馬操戈之流咸能不斬傾囊倒橐以相濟要知母子天性凡屬在生知之類者固不能無也已

朱孝子壽命傳

邵長菴

孝子姓朱名壽命餘干之團湖邨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如是者數年一夕夢若有神語云汝母亡恙籍正藍旗下孝子益痛哭遍拜其戚族鄰里且與訣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短衣芒履背黃袱足脛赤露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或遺以銀錢則初衣縫中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為贖母計也蹤跡久之果得母所在如夢中語而旗人故邀重購拒孝子

碑傳一百四十三

八

孝子曰踞其門外雙膝為腫遇母生日持肉羹一盂跪進母伺母食畢然後起家學士遠平時方官京師高其行為捐金贖之既出無所依因留學士家母性下急小不如意則詬詈不休甚則摔而批其頰孝子益嬉笑謝曰恐傷母手後數月得便舟奉母歸餘干邵長菴曰往歲余客京師數見孝子體羸而面黃蓋凍餓奔走者三年矣是固宜然孝子不知書故其語質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嗽母血三合何忍不報嗟乎豈非天性哉余初見孝子迎拜余大驚跪掖之起曰吾輩當拜君耳乃敢當君拜吾媿死矣

孝子趙清傳

李滄中

孝子趙清字蓮公別號壺石世居諸之決水上曾祖便便生應登應登生爾超清其第三子也負至性嗜酒有神解好從同里劉翼明徐田張侗張素及子遊所至則友人儲樽酒壺壁待之入門輒脫帽狂呼浮大白同聲歌渭城東坡所謂三疊之音獨東武宛轉淒斷者也酒酣苦吟東西走數十人默無聲移時詩乃成墨淋漓滿壁上則又乘醉和歌走入龍湫即象閒臥象者九仙之奧窈諸山客所開創地也丁巳春東萊趙濤來遊酒人王咸照陳獻真及徐田張侗昆季皆從之山中人預釀

酒十餘石向夕月出角飲爭圭峯下孝子攜顏瓢需次接飲至夜分眾皆大醉伏不起孝子乃袒臂露脇下癩張髻高歌震林谷獨盡十餘瓢軒鼯睡矣醒則念母王夫人急策驢徑歸先是兩超歿清年方少卽結廬墓上居百日王夫人慮其過哀致病親往攜之歸至戊午春其母病又死清哭盡哀一切舍斂咸中禮明年葬於盤龍村之陽遂廬處不去衣麻衣自操畚鍤負土成墳墓毀瘠僅骨立幾至滅性或勸之歸孝子頓顙垂涕言曰清所以爲此者蓋下愚居喪一法耳清狂蕩如滄水不居墓側有成規守之將倉信久而甘聞樂久而樂居處且久而安不一期而沈湎不可問矣慟哉其言之也嗚呼可不謂孝歟既居廬一黃犬不知何來驅之不去後復一蒼狼每昏夜守之與犬狎里人咸以爲孝感云

論曰古所稱廬墓者有甘露白鳥白兔諸祥以觀孝子豈不然耶其爲人慷慨好大言蓋醒而狂矣況乎其狂於酒也乃至性所發實有大過乎人者賢者固不可測哉黃犬蒼狼皆子所親見所謂至德要道信矣謝氏兩孝子傳盛大談

謝德健 身耘

碑傳一百四十三

九

南豐謝秋水以理學傳其家而從子德健曾孫身耘以孝聞德健字子強少受學於秋水聞古人篤行則瞿然與父漱竹爲秋水弟性豪邁喜遊入蜀十餘年不歸子強曰夕痛或有譏昏者曰吾有父不得侍何昏焉遂涕泣請命於秋水竟往蜀而漱竹已至打箭爐有室生子矣及相見父子抱犬哭留數歲漱竹又遊交趾久之相傳已死當是時逆賊吳三桂反烽戍戒嚴水陸梗絕子強獨身荆莽開道重趼盡縷饑渴瀕死者數矣乃卒逢交趾踪之不可得日行野塚聞號哭哭七日夜不絕有逆旅鄰老聞哭聲指其處遂得負骸以歸程山諸君子爲詩文以紀之身耘號植菴讀書力行平居伺父母所欲父充之爲秋水孫好流覽山川與賓客飲酒歌詩連日夜每佳辰則請所之執榼飭盞以待酒後興闌老人倚杖而歌聲琅琅出金石四座油然植菴屏息侍喜不能言已而目曠眩藥勿已欲賦詩輒命人書植菴懋然曰父老矣目衰何以自娛乃鷄鳴起以舌舐之返液滋其目凡二十日目乃如故比卒痛哭不輟凡數歲葬於天馬山山高數百仞路蛇盤鳥仄壯夫惴惴不可上植菴年六十餘攀度上下且行且泣凡五日不少衰南豐人皆稱之曰白頭孝子也

論曰儒者言性命自南宋以來其書浩渺滋蔓後先相襲謂之理學於是天下別有其名謨嘗與植菴子鳴謙論學以五達道爲本人之性命寓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後人欲以不可聞者聞之其賢於聖人與嗚呼如秋水者眞理學矣

朱奉傳盧錫晉

沛人朱奉者願謹不識一字歲凶從其父及後母搆一女弟來單父爲人傭奴父故委瘵糞溺臥起需奉負之而後能故其母先傭於黃氏是時單父亦有水災人以力易食得飽卽止不能貴其直而奉復不忍其母之瘵瘠曰奈何獨倚一母氏且母所得食甯足分吾父哉今吾役於人而以其閒時事親宜爲盛德者所不禁乃亦求傭於周氏之家勤操作無餘力食必留其強半以獻諸父其主初不意爲孝子也會有客坐談屬奉給使令客未行卽亡去怒之則俯首受責讓無一言亟問之故泣而曰吾晨來負吾父東簷下臥適見日景轉恐曝傷父兼懷餅遺之是以不遑告主聞而嘉之曰嗟乎孝子乃屈身吾門耶甯吾事少誤不誤汝我且益而食以食若父蓋憂奉日餓且勞而將至於困憊也居久之其父思肉食無從得乃陰割其脇間熟而供之母至問曰汝父今何

碑傳一百四十三

食曰食肉曰肉何自奉色變不應驚問而視其創因大哭奉伏地慰母曰無使病者聞而益劇然其父業已知之而痛不已而奉復伏地慰其父曰脇血今已止無楚也其鄰人來觀皆駭然相顧歎以爲難夫孰今事親而能若是者於是餽之以食物酒果不受主人予之金亦不受曰余所與爾者傭值耳乃受無何父亦漸差可不扶而行初其母不甚愛奉以奉事之謹故亦感而爲慈母矣又一年父卒周氏資之使葬待之不與諸奴同託以農佃諸事課入數倍於昔古稱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觀朱奉猶信

子弓氏曰臧獲賤役也然季布爲朱家奴司馬相如與保傭雜作滌器臨邛市後世尙傳之況取物不苟以養其親耶割肉雖非例與稱詩書

類中庸而行違者異矣

李孝子應麒傳趙元祚

李孝子應麒昆明西莊人郡庠生李元潔元配之子五歲失母卽能哀毀鬻髮年遇亂父子相失爲敗兵擄去至迤東乘間走回乞食於途夜或露宿悲號問路惟恐不得見其父已而父子歡會則大哭時年已弱冠讀書未成遂學日者術自念伶仃勸父續娶繼母來恆不得於心應麒

事之惟謹家貧不能其聘人憐其孝授以室然無他術養贍惟以推卜錢供其親一日出無所得炊米不繼責其遲則跪受箠楚不敢怨後被逐事之愈謹每奉酒果承歡月必赴舍躬爲母澆濯一朝晨起攜搖算入鄰村人見其疾走不知所爲蓋其父生且也惟恐不足以稱觴適問下者出籙米招之應麒大喜急持爲父壽不失其候佃人田方春耕已僱牛矣聞母病入城三十餘里求藥輟耕具不顧繼母生三子皆友愛之不少閒如是者三十餘年父母感其誠終得其歡心父母相繼亡竭力兩喪哀毀特甚老而孺慕刻不忘親行年七十猶以日者術交於人

人皆稱爲李孝子其繼母弟亦云我軒曰孝之道大矣人子必不自以爲孝而當其變若見其孝矣俗之偷也父母百端愛子而子且不孝矧不得於親而有子若李應麒者乎可以風也

汪氏四孝友傳 趙士麟

汪灝 晨 昂 昇

于岐汪太翁爲休甯西城人生子八長曰景次曰旦次曰灝四曰晟五日復六曰晨七曰昂八曰昇康熙丙辰父年六十有大患血醫罔效危

神傳一百四十三

十一

篤時兩長君遠服賈諸弟幼灝十六中夜禱於天到股和藥進血止已而霍然加健越四年足患瘡多年矣發之痛晨以兒能療爲父割左股煉末敷之愈又四年灝會餼授徒于鄉父血證又作晨侍疾再割右臂進又愈甲子春諸兄四七弟皆餽口他方晨亦負米在外父疾大作灝再割右臂以進弗瘳欲割肝母覺奪刀泣守之父遂卒服闋晨遊泮喻三年晨忽遺疾益前割雙臂血流過多故也家且貧數千里謀生養親積勞病甚昂泣涕曰吾父疾營生於外晨兄能割臂愈父吾獨不能割以愈兄乎惜地幾絕兄稍平復危匠人治棺昇時卜畢姻乃奮不顧身持匠斧截指進血淋漓調藥飲之終不治邑里驚訝遠邇含悲有司表之邑乘書之海內名公巨卿騷人詞客咸爲詩歌以慶臧之曰一門四孝友云

劉孝子宏甲傳 盧錫晉

盧錫晉

孝子劉宏甲者字天繩單父之城南人也父字曰具瞻以康熙十年經恩雲南澱江府道遠故宏甲及其弟宏基奉母趙氏留于家及吳藩難作不通問數年當其始宏甲幼弱差役重而多外侮且入城治事嘗暮夜策蹇歸有留之者曰不忍使母氏倚閭也 心憂其父強以歡顏解

母之鬱滿十九年寇平道復通宏甲與弟亦已先後爲弟子員而家少甯矣乃以尋親事請於趙母母曰兵戈起其居民且離散不知所如往况萬里異域今兒行得無重我憂耶宏甲泣曰吾父之得見與否誠未可知脫有不可爲諱乃獨得安然安坐于家而已乎宏基今可任子職願無以兒爲意於是壬戌七月攜一僕渡河揮手於飲餞之涕泣者終已不顧越二月達貴州平越府及其僕病于旅次無何僕人死而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爲也會居停主人王良梧者素慷慨好義聞哭聲試而心愛憐之曰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事吾當爲若謀宏甲從枕上拜曰君乃有意於吾之熒熒者哉自今以往卽不事君如兄者有如日於是良梧爲營葬其僕而宏甲病亦少差因以言察其意曰兄何以教我且兄之地甯有人可其緩急與俱之微江者耶良梧唯唯有問又問曰吾所以未卽應者屬有所擇耳然君以孤弱人不測新定之地而所依藉爲安危乃不知其爲何人此危道也而欲求可與俱殆非吾所知所以酒酌道路之神約爲兄弟離平越而去是時越州土寇起城鎮戒嚴常露宿而幸無虞又宜良縣裁軍劫略途人大峭坡遇數騎持刃怒

碑傳一百四十三

逼良梧哀告以尋父事賊義之得不死腰纏外舍衣被于地曰汝好人留此禦冬而良梧所分挾金獨以智匿得全故可資以達激江然激江經歷司已有別員詢舊胥始知其父住永昌數年矣宏甲念當更行二千餘里辭良梧曰爲德不卒吾嘗以爲惡行耳他何可言者先是宏甲知徵江守張公青州人求得其家書爲贄故張公以書抵永昌守稱其孝及至永昌始聞其父實在騰越州之界頭鎮州過府治三百餘里界頭又西行百二十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諸苗皆在其北有永昌張媪買一山村居焉而具贍爲其贅壻宏甲喜倍道重趼至其門疾入而呼有長須出曰來奚自且何音似山東蓋此疇昔從任之童僕也有頃父亦出宏甲瞠目熟視曰柰何久棄兒踰捫其足而哭父愕然曰子爲誰曰我子某也乃亦撫其背而哭焉蓋其瞻幸以閒職得避此爲家人事定上書自明於當事故人皆知其居止而使其子得以踪跡之於是問家事畢命宏甲以諸母之禮見張氏張故賢亦爲慶勞云居久之適有騰越州喻使君舍人柳青之以萊人掌界頭稅務與宏甲良梧傾蓋定交知其欲歸也力爲假百金于喻公而宏甲亦已得永昌路券乃婉言開導張意以癸亥十月得奉親還單父王良梧至鎮遠始

別去其籍本山西平陸後一年來省分以田宅並其弟有妻子干單成土著以膏與宏甲約爲兄弟不忍離當宏甲之窘于歸塗也樂濟以金者二人其在荊州曰劉參傑在襄陽曰劉蘭雨傑亦單人寓於荆始具瞻之任與通譜蘭雨樊城人隱市僧中初宏甲南行主其家語次知爲尋親者亦願與通譜約歸時無越站去宏甲今憶之前行遇諸門未相揖問知其瞻且至卽驚喜或備奴假騎轎迎於舟次留三日以一僕挾金衛之至其家宏甲既還出雲南省驗文以次上達事得白邑宰嘉獎之其後具瞻卒張氏與趙氏居甚歡及既葬亦以疾卒宏甲耐其柩于父使張之義男宏兆主祀事以昔母子之養田三百畝盡予之成先志也

先兄王處士潔行略

王源

先兄諱潔字汲公別字洵盤先妣徐恭人出徐家君元配繼以魏魏荀難死又繼以蕭生源先兄九歲得源母後母也久而忘焉性至孝愛母服母訓母不知子前子也初國變家君將南游不果久之棄家去母日督兒課教幼儀弗懈感姆讒之子之倉拊之曰兒母非母也後母爾弗兒恤喚兒何辜涕下兒艱然投箸起趣歸入門大呼母涕淚應聲落奔

神傳一百四十三

三

母前抱母大哭母驚問故語咽不能出且哭且訴曰某姆不仁謂母非兒母後母也天乎傷兒心母潛然相持哭不止戚姆聞之大慚自是中外無間言家君南游數年不歸母攜源兄弟南下會家君淮浦家君曰吾志不得伸已矣與若渡江擇地借隱爾母曰善但妾數年幼瘁心血已枯恐不久人閒越一年果卒於高郵兄哀號水漿不入口累日夜擗踊無節幾滅性支離苦塊年餘每夜半風慘慘斜月照戶撫棺嗚咽滂沱或夢中號哭而起庭烏啞啞驚逸聞者哀之兄自孩提如成人不與羣兒嬉初入塾師授書數句頃之掩卷成誦請復授授有頃復請如是者三師曰足矣俟明日曰明日自明日今日復何爲師大奇之授數紙旬餘學庸遂卒業一日宴客演劇忽前後覓不得已而尋至後園大甕則見端坐讀書其中問之曰吾苦外喧雜無靜所故避此耳其天性好學如此十二歲補弟子員有聲試輒高等及南游慨然尙志棄去不復試從梁鶴林先生講學先生諱以樟變後隱居寶應源兄弟受業於門兄篤苦潛心理學窮經史先生深器重之而源自四五歲母命兄授句讀至是教益嚴時子杖曰我敢忘我母臨終語而背之耶則擲杖泣故源事兄爲嚴師兄護源如保母人以爲同母兄弟所難事家君先意承

志或色不豫則傍徨終日務悅乃已嘗客山陽放生池病瘡家君將遠行腹疾不止兄憂憊瘡作恍惚泣禱於前廡闢壯繆侯前既返見家君坐水閣方飮而壯繆忽從後窗外硃書一好字於家君背上須臾寤而家君正坐水閣倉未畢自此豁然中州巨室孟氏有女能詩善鼓琴擇配不得聞家君及兄名遣二義士來締姻許田宅妝資甚厚家君以語兄兄悽然曰母藁葬他鄉不能返兒寢不安席忍議婚那因泣下乃固辭之二義士感動歎息而去後請甯都魏叔子先生爲三茶人立傳曰潔聞人言後母字若刀刺吾心而梁先生嘗語人曰王生眞古孝子吾不忍譽其爲孝子恐傷孝子之心也其後年幾四十猶未娶家君以宗祀計強授室而兄以親老無以養時時出游備嘗險艱寒暑勞困弗恤乃卒無所遇而鬱鬱成疾辛未正月嫂楊氏卒病日臻源館京師付書慰藉之既而以書來云見弟字言言血淚讀未竟失聲哭哭已又哭筆墨閒感人千里之外非至誠曷能若此此道今人固絕響但未知古有是否恨不令祥覽見也吾疾從此漸瘳矣源方謂兄可不日起孰意其竟溘然長逝耶傷哉兄齋志以歿一事未有表見獨其孝友不媿古人其著述有三經際考學易經濟編消盤子集俱堪傳世行遠而編輯

國朝傳一百四十二

先業師全書爲馬宛斯先生參訂釋史皆有功後學者其卒在六月十九日未時距其生丁丑五月二十五日辰時得年五十有五無子以源子兆符爲之子一女許字金壇蔣太學進之子衡生遺書與源云潔生平無大過無媿天地鬼神但俞淨意公意惡云云不一而足今不幸遭此大變命也積志未酬時也不能終養不孝爲大然老親自荷享祐吾弟賢聖爲期發遇在卽我亦可瞑目地下但苦吾弟耳嗚呼源兄弟遭家不造數十年此離顛沛母死不能葬八十老親不能養兄忽中道捐棄而源又遠在二千里外悲夫悲夫天毒降凶痛結黃泉尙忍言哉惟當代闡幽立言君子可俾不泯謹述其生平大略附家乘備采擇焉

沈德潛

任先生大任墓誌銘  
先生姓任諱大任字鈞衡號坦齋吳江人父諱蒼初母孺人汝氏明萬曆乙巳生天性孝友甫六歲父教以小學習弟子禮授孝經論語輒了大義時朱孝介陞宣文肅震孟承東林後爲人倫模楷一見深器之文肅嘗問所學曰務本更問所學何師曰師孔子師曾子公大驚曰此立德人也年十二父病侍左右藥必口嘗值庭中雪深尺餘伏禱北辰父病旋瘳比長經史子集靡不綜貫而仔肩聖學有體有用三復朱子

敬齋箴曰儒者不當如是邪崇禎王申補博士弟子員邑侯葉翼雲知其貧攜金造訪及見先生風節皎然卒不敢言遺金事先生早負儒林望而事親守身宗黨稱之時應試歸宿舟中夜半心動即披衣起慮母疾作促舟行達旦抵家母果有疾既相見母曰吾念子劇故病令一見旋霍然也明季歲饑多盜鼓譟至家露白刃先生以身翼母謂盜曰吾家訓蒙書卷外無長物勿驚老母皆曰此君子也感歎而去居蓮浦上疏水自樂嘗言書生味不可不知赤子心不可不養一時賢士如徐昭法枋包驚幾捷汝君喜可起章兩生夢易稱道義交教授生徒束脩供母題其居曰愛日一衣一食必問寒煖甘否無日夕離先生前喪父後喪母痛絕而蘇寢苦枕由悉準古禮父素嗜蓴沒後每對蓴羹必泪下不忍舉箸繼下兆爰親康熙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邑中紳士薦先生文學有德先生以葬親泣辭躬親負土省墓三年當朔望常攀樹悲號春秋承祀優然肅然事兄伯玉甚恭讓田宅愉愉怡怡體父母志也初先生善里人王青箱青箱族悍既病託其子廷鈞於先生曰君孝友克始終先生曰諾青箱沒族凌其孤先生申親親大義引古訓開導之眾感悟孤卒成立昔康節邵先生居洛

傳傳一百四十三

五

中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厥功至大觀信友一事先生德化何遽出康節下哉年踰八十不忘孺慕或當食而悲曰親在覺菜羹有味或當寢而泣曰求爲溫清定省不可得得疾七日語及門以曾氏戰兢之學乃卒時康熙癸酉歲也年八十有九先生配陳孺人早卒繼陳孺人年六十生子夢乾孫德森德成皆列膠庠守先訓以康熙乙亥六月葬先生於西津之原田先生既沒同里周學使爰訪作傳班於朱孝介徐侯齋之間其後宜興儲太史大文武林魏侍御世榮歸安吳學使大受金壇王太史步青讀先生遺書胥宗仰之乾隆戊午少宗伯張公廷璠督學江蘇德潛陳其行即表先生閭曰孝德儒修蓋先生錫類全歸人無異論而樹之鵠以風勵天下所謂內行純備久而彌芳者與後之儒者可以興起矣先生際天崇間時學術糴揉如墮雲霧先生獨居敬窮理一以朱子爲宗所著中庸解詩經解離騷明義馬班文定諸種各有條理蓋正學也

今天子詔修國史徵海內文獻已未方伯徐公士林檄下吳江庚申公撫吳中採先生名入孝子列而以先生書上之俟史館論定按任姓木

出黃帝後而先生世系與荆溪詹事啟運深陽宗伯蘭枝同祖梁太常  
昉山一本而分支者也先生葬已四十六年矣而志石未立孫德成曾  
孫思謙與余稱文字交命補成志銘何敢辭且以見余之宗仰先生洵  
所云先民是程者也銘曰

龍德之隱遯世無闕龍德正中行謹言信孝思無方經術夙蘊不矜藻  
繪詎標高峻淵符習坎靜協重良浴下新安心源相印已失老成還留  
餘韻佐官巋然清流環潤穀貽後賢家聲釀醞有孝有德千古定論  
顧孝子棟生傳

顧棟高

孝子諱棟生字公掄杭州仁和人父永年中康熙辛丑進士庚午授秦  
之某邑令未之官而科臣某疏許平原董公奸利事指永年爲居閒永  
年故董公所取士乃挺身獨任其事董公得無罪而永年發奉天安插  
時永年母翁太君年已七十有九矣翁年二十四而寡教永年成進士  
及是送永年至州涕泣與訣孝子年二十毅然請從行父泣曰兒代吾  
盡子道豈不愈於從行乎孝子不得已復送祖母還至杭已就婚合登  
後嘗忽忽不樂婦李怪問之曰父戍奉天往省無資耳婦脫手釧質甘  
金孝子前訣祖母曰兒三年後當奉大人南歸與祖母相見誓不獨身

傳一百四十三

還也乃閒關至奉天永年故名進士尙氣節重然諾其得罪也杭有要  
人欲引致永年門下啖以美官永年拂衣去以故重拂其意及至奉天  
無不重其行義嘗數十百人孝子暇則與諸生習騎射馳獵雉兔兼通  
國語關東人愛樂之丙子春

聖祖親征噶爾旦下令指馬若干運糧至軍前得贖罪父謂若疾馳至  
京師具牒應例時日已迫汝必無遲乃可時已屆正月十三日期以二  
月朔詣部孝子卽日行至途中僕墜車車輪輾腹面墨无人色孝子  
念兒僕行必遲誤乃委僕以輿與夫養之旅舍已脫身獨行日走百里  
至京牒兵部得

俞允父得還京師蓋至是適三年矣而祖母翁已卒父聞號慟嘔血因  
痛不能起孝子具呈代父得中路挽運時年二十四歲至三十六臺地  
名墨魯論河蒙古部落地也孝子性警敏能習勞苦時督運者爲于襄  
勤公成龍地經瀚海沙深二尺餘車重陷沙中馬喘汗乃得過至孝子  
運車如履平地公呼孝子至問曰汝車獨堅獨良人獨抗健何也孝子  
具陳對曰始造車時木多溼出塞遇寒風輒燥而裂某每至有水處用  
水洒之至低窪積水輒令車推過令木不受燥一也又車行遇山根石

塊輒阻滯率鞭馬乃行馬受鞭箠而輪輒剝徹某前行數十步遇有石輒令繞而過可全車輪并養馬力二也出郭家屯外每一馬日給豆八升某在關東久習知氣候至四月草始生芽馬食豆盡驟食枯草輒至困斃某節量馬食至最後猶得食豆一二升與全食枯草者相懸三也至人之抗健亦屬有幸車二十五兩計用夫二十五人前受夸藍大時獨得抗健者二十人餘五人不堪用某排五人爲一隊令不得攙越每四人輒雜疲鶩者一人車行令視前四人驅馬之法遇險難合後四人佐推車前者不得返顧久之皆成便習四也于公喟然曰書生能具經濟乃爾故是役也將車以孝子爲最孝子習關外風土每定營帳人疲輒輒倒地臥孝子則走平崗射獸給解手彈飛鳥無不中者于公因留孝子佐幕未幾卽歸奉父羈寓東昌父年八十也乃卒初孝子曾祖大成明季官太僕少卿流賊破京師被執不屈將加刃僕俞允賄守者令主得逃去而已被殺孝子家常祭祀之孫太史勤常曰忠孝節義被某一門占盡余因孝子事牽連書之孝子無子止一女嫁嘉興某

輒傳一百四十三

七

論曰余觀孝子恂恂愿朴人也長不滿六尺而能以弱冠之年履風雪之地軍符火急動蹈危險卒能全父以歸克酬其志何其壯哉孝子常自言幾遭軍法者屢矣輒用智得免或問何以能然孝子曰急難時不自知能出此至今日亦未必能其言良然世之自謂無才者誠未至故也至誠則無不可能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卯觀成傳

卯觀成者昭通禁卒也父漢人娶夷婦家於夷今平夷置郡縣觀成爲恩安人父以烏蒙之亂死母被掠鬻於威甯耿家屯爲耿家婢觀成年十九亂定無所依遂充禁卒其舅氏亦回縣復農業先是父母爲觀成聘灑雨河某家女未歸舅氏爲觀成迎而妻之觀成以舅氏命不敢違出而泣曰吾母爲人婢不能歸養忍有家室乎於是同室不與婚者三年事聞於舅氏舅責之不從人有詢之者乃告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將嫁吾未婚之妻取所直歸吾母與之婚情不能割義亦不可出也言竟復淚下子詔而反覆詰之得其事甚詳爲文募於在郡之士大夫得金六十以三十金歸其母三十金爲營廬舍成婚仍爲禁卒以養其母論曰自古忠臣孝子多出亂離之際使觀成不值喪亂子母散失卽克供子職何至因母棄妻感動一郡哉夫以夷地一禁卒而孺慕之誠於萬難兩全之時纏綿無已如此其孟子所謂親親長長不學而能者歟

書吳伯宗尋弟事李光地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爲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爲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爲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塢將軍所部下甯古塢者北去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脾天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弟偕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聞伯宗怒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爲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宵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闔額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厯三時其在甯古塢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

碑傳一百四十二

六

季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鬪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間之漸而陷路不如故哀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訣季之言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歔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與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旣與爲禮又爲詩七十六韻以壽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莫缺茅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與賢臣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澤于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尚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舍諸

朱孝子履正傳跋

孝子字仲中長

子讀唐鑄萬朱孝子傳異之傳稱孝子以母疾不起爲文禱於神願減己年一紀續母命母果愈後三年孝子卒母年八十有四適增一紀乃

終噫母年果止於七十二孝子之年果尚有十二之數歟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則九十有三始殂是說也人固疑之然金滕伏生所傳今文書也周公代武王之說豈誣焉傳又言孝子沒十餘年子紫方婚新婦忽作孝子語曰我未應死帝鑒我誠知所請今為神徧呼家人勞問言生平事慙慙吾觀晉申生死以孝乃見形於狐突又憑巫者而傳其語仲尼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可通歟神明可通孝子事何足異哉予交楊耕夫汪淡洋數為予言吳門朱天凝之賢沈毅有識力負宏才而忠誠練達可託天凝即孝子子也予來吳以所徵孝子詩文示予子固知孝子之有子矣唐子傳特詳故為跋

蔣衡

歛邑童子程慕蓼年十四以祖母疾頷天求代浹旬果卒嗚呼是豈天有意耶蓼父藝書英年茂才客維揚蓼尚有二兄曷為獨請代蓼不知其非母祖母也慕蓼之名其祖命之亦憐其不知為祖母非母也蓼生三日而失母祖母吳安人撫之自呱呱以至能食能言母也既就傅甚聰慧讀書暇師誦以孝弟之道敬而聽之亦復欣然喜師大奇之及蓼

神傳一百四十三

元

知母蚤死悲痛不能已而其敬事祖母與繼母益謹吳安人疾奉侍湯藥不敢躄離左右疾革倉皇詣師館問曰可身代乎師憫其誠而慰之曰汝尚幼無庸也乃就寢俄而覺聞窗外唧唧有聲披衣起破窗紙闌之燈殘月施見蓼伏庭階泣且訴求代其祖母命師慘焉心酸揮涕不忍竟聽忽一日蓼仆於地疾作遽死當其病中泣告家人曰我請於帝帝許之矣我以三朝兒蒙祖母鞠育至今十有四年辛勤教誨心力俱瘁今之疾半為我起倘因我死重傷其心則是未能報恩先速之禍其各戒慎勿言吾父在維揚聞母疾必星夜遄歸歸則侍養有人祖母心稍慰天鑒苦衷或得徐瘳未可知也藝書果趨返而母病已愈強健倍於平時或曰是童子之誠可以格天也余謂古今來割肝剖股以求療親疾者往往而有然或應或不應即應矣亦未必如此之速假令蓼母存則可不為祖母死惟其始之不知為祖母而愛之篤既知其非母痛母之切愈感祖母恩其哀深其情摯十四年來纏綿慘惻有呼天泣訴時不能道其胸中之萬一者故天亦默鑒其苦而施報於不測使後之孝子能如童子之竭誠庶可仰天無愧耳不然素無所繫念一旦有故而欲僥倖於不可知之天安能呼吸相通影響之捷至於此哉蓼死師

哭之慟為傳紀其事伯兄徵榴仲兄兆懋因襲讀書於芥菴之僧寮為築室於東隅與其主以慰祖母心顏之曰懷我季江其嫗家余程齋為之記妻父藝書喜母疾得愈禎童子之請命悲其孝思攜兩君文告於維揚親友而屬余書鏤諸石嗚呼父子昆季師友莫不為之心傷出涕童子之感人何其深宜天聽之近而應之神死童子以風世是即天所以不死之也書畢因紀於後

陳孝子昇傳

陳孝子昇傳

陳孝子昇傳

陳孝子昇傳

陳孝子昇者字某浙之諸暨人生甫彌月父并其母絕之而終身慕焉者也杭之俗贅婿者迎之如娶婦儀以婦為家遭親喪奔赴而婦則否持服為位朝夕臨而已昇父寧贅於杭之周氏父卒周喪之如俗寧怒絕之曰焉有為人子婦懼大故而不哭於柩前者耶縱及黃泉毋復見矣別娶於徐生子豸寧本名儒楨字無名老蓮居士章侯先生子也先生性孤介受業黃石齋之門文行皆第一為詩不束於格律稱心而言蕭散塵外論者推為逸品餘溢為畫筆奇放不規撫古人而超妙入神甲申後披剃為僧意所悲感慨不可以言傳者一切寓之於畫畫益奇古士大夫寶之並重其人非獨以畫也儒楨承父志絕意進取績學

輿碑傳一百四十三

壬

工文蘊不自見獨以畫名於時得之者實惜如老蓮筆故號小蓮小蓮喜遊遊屐所至莫不傾接延佇而小蓮簡抗少可好面折人意所不屑輒絕去或欲得其畫者非所欲畫卻千金如敝屣也與遊者率嚴憚之然性亦稍褊矣昇母既見絕乃衰服毀容屏居以鞠其子子長而告之故昇號勵絕而蘇者數焉母謂之曰我則已矣而其血肩也盍往歸諸往而父拒不見見弟豸相與泣各請所親說譬父以百端卒不許泣而歸曰父有豸也母我而已其敢以死請謹身致養奉吾母無忝吾父夙夜毋忘猶朝夕于庭也母疾病泣禱于天刲股肉雜糜以進尋瘳越歲歿以毀聞既葬廬墓側旦夕臨聞其哭者莫不流涕鄉人相謂咸曰陳孝子云孝子有子名異聞敏而文江東人士多稱之孝子念欲行求父我往乎異聞往也我往而逢其怒不可以再請父老矣其或見孫而憐之則子固其子也于是命子異聞北上遇豸于京師逆旅邂逅談鄉故乃知為叔姪則相持而泣異聞述父意豸馳報小蓮小蓮喜遣豸邀昇歸侍曰吾固知昇之能子也更異聞名為大本曰吾且有孫昇得命奔赴江陵而小蓮已卒昇昇至日僅二旬卒不獲侍孝子幾以身殉自是屏絕人事蔬食奉佛日持釋典旁及方書治善藥救人疾厄見有人倫

缺陷事必多方匡濟不遺餘力蓋隱痛傷心不忍人之有是也年八十  
五示微疾預刻時日誦梵唄而卒  
舊史氏曰大本字兩遶與子敘宗從故詳知其家事云孝子值人倫之  
變能發聞州里以孝傳而終回父志雖不逮養固亦有命數焉而終身  
之慕益以成大孝之名嗚呼亦可以無餘恨矣

09102

